

妖怪与社会的想象力

如果用美国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中描述日本人的方式来形容日本的妖怪，那么可以说，日本的妖怪丑陋或美艳，邪恶又顽皮，狡黠却愚钝，生性散漫而天然固执。与日本民族一样，日本妖怪文化呈现出小而美而复杂的特点，妖怪就代表一切非理性力量的总合。《百鬼夜行》绘卷就像日本妖怪文化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用诡异瑰丽的画调赋予日本妖怪以象形，展现日本人民无穷的想象力与社会包容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以在这些形象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症候。

自平安时代以来，妖怪作为日本人的伴生种族，逐渐形成了与日本社会交融的庞大的文化体系。一方面，日本的妖怪文化蕴含对底层人民的关怀。如“蓑草鞋”作为蓑衣与草鞋化作的付丧神，实质是歉收年受重赋压迫农民们产生的怨气，象征底层文化对上层社会的反制。另一方面，妖怪又是日本人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，不检视自己的行为便有可能堕落为妖怪。如行为不端的僧人之妻“古库里婆”。于是在社会中的日本人不得不以妖怪文化为依据检视自己，避免堕落。这是妖怪文化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塑，在旧社会中妖怪无疑充当社会的指导者。

现代社会，妖怪文化的趣味性完成了对其指导性的超越，当我们通过科学实证得知妖怪本身是虚假的，作为旧东方神话的妖怪，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莱斯·斯乔德曾在寻找大脚怪的野外节目里提到：“人们所追寻的奇谈异说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平淡的生活变得有趣吗？”如今我们去观赏妖怪的图画，已经不是为求神拜佛寻找依据，也不是为不可知论添上注脚。人类曾经用妖怪解释这个世界，如今妖怪则成了世界的点缀。

妖怪文化会被自然科学完全剥夺生存意义吗？这点在中国和日本是有差异的。经历过历史变迁后，提到中国语境中的牛鬼蛇神，国人总会想起迷信、愚昧和痴想，全是与“赛先生”相悖的意义，自然得不到提倡，其实关于日本妖怪文化最初的研究也是如此。第一个研究妖怪的日本学者井上圆，便是出于扫除蒙昧，传播科学的态度，对妖怪文化进行真假求证。但与中国相比，当下日本妖怪文化却兴盛得多。如今在日本，妖怪文化也不至沦为猎奇，在宫崎骏等漫画大师的作品中，经常可以看见各种妖怪出场。它们亦正亦邪，不绝对代表正义，也不完全代表邪恶。

丰富的妖怪角色以想象力为基，显露出现代日本社会对“畸形”的包容。有人就有妖怪，妖怪是人或人周围的事物堕落后产生的。人对妖怪的凝视，是对相对残缺或非标准的人的凝视。对人与妖怪共生的包容，实际上是对社会中“畸形”个体的包容。

与日本相比，我国对“非标准”的包容度则低得多。如女性不能忍受自己的面部缺陷，追求网红面孔，又如应届大学生为一个公务员的岗位挤破头。缺失对“畸形”的包容会导致千人一面，也会使社会丧失想象力。我们的社会出现内卷仅仅是因为人多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，如果想出人头地，只有一条路走。据央视财经报道，我国仍有 2200 万高级技工缺口，同时高校却不断扩招，使本科学历一再贬值。缺乏对“畸形”的包容，社会很容易形成偏见与歧视，对非标准的东西产生一定抗拒、鄙夷。抗拒自己成为非标准，又鄙夷他人成为非标准。学历低会遭到歧视，但高学历一定能对社会建构起发挥其应有作用吗？近日街道办事处全是清北博士的新闻恐怕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

社会文化的道路，需要百花齐放，如果一条路走死，往往会使文化陷入“八股”泥潭。日本的妖怪文化，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，包容妖怪作为“畸形人类”的意义表达，愿意与妖怪在世上共生，以开放的想象去接受未来。这种态度有其历史渊源，人们认为，平安时代的日本即是妖怪与人类共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非标准是被允许的，也不被完全定义为邪恶。如河童、狷狸都只是调皮的小妖，甚至“饴口”等还象征忠贞勇猛的灵魂。它们并不因自身是

妖而被排除在人性化的善恶评判体系外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放弃对刻板标准、功利化的追求，恰能使我们看清自己所爱，向有限生命注入无限价值。而社会大环境也应开放自己的想象力与对“畸形”的包容，否则天下平凡人若想过上好日子，依旧只敢走那一条独木桥。

日本妖怪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此。人类以自己为模，在真实的时间里凭空破出一个千奇百怪的“百魅生”时段。百鬼夜行的景象想必不会整齐划一，但一定足够匪夷所思，扣人心弦。如今常有西方崇拜者指责中国人“没有信仰”。所谓信仰，可以理解为一种凝聚的核心力量，指导个人和集体行为。但是在科学的指导性已经足够强烈的前提下，标准化的行为意见是否已没那么必要？脱离标准并非指社会不需要宏观掌控，而是在整体和谐的前提下，激发社会与人的多样性。包容“畸形”与刺激社会的想象力，应是一对互为因果的过程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罗马是理想，也是个性张扬，愿这社会上多一些敢于进入考古系的新生学子吧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[日]宫竹正《鸟山石燕百鬼夜行绘卷》，江苏美术出版社，2014年。（所阅书籍）
- [2][美]鲁思·本尼迪克特《菊与刀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0年。
- [3]李文博. 日本妖怪文化研究[D]. 青海师范大学, 2013